

聊齋志異選

聊斋志异选

蒲松龄著

张友鹤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聊斋志异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8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3}{4}$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0月北京第2版

197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630

定价 1.00 元

目 录

驢人語	一	聶小倩	六六
画壁	五	蓮香	七三
偷桃	八	阿宝	八一
勞山道士	一一	口技	八六
嬌娜	一五	紅玉	八八
妖术	二三	連瑣	九五
叶生	二六	連城	一〇〇
王成	三三	商三官	一〇五
青凤	三六	雷曹	一〇八
画皮	四三	罗刹海市	一一三
賈儿	四七	公孙九娘	一二一
陆判	五二	促織	一二六
嬰宁	五七	狐諧	一三三

續黃梁·····	一三五	鶴昇·····	二〇〇
小猎犬·····	一四四	山市·····	二〇三
辛十四娘·····	一四四	梅女·····	二〇四
捉鬼射狐·····	一五四	仙人島·····	二〇九
鴉头·····	一五六	胡四娘·····	二一七
狐梦·····	一六一	冤獄·····	二二三
伍秋月·····	一六四	阿綉·····	二二五
荷花三娘子·····	一六六	小翠·····	二三〇
竇氏·····	一七一	金和尚·····	二三七
云翠仙·····	一七四	梦狼·····	二四一
顏氏·····	一七九	禽俠·····	二四五
小謝·····	一八三	司文郎·····	二四七
細侯·····	一八九	于去惡·····	二五三
菱角·····	一九二	凤仙·····	二五九
考弊司·····	一九五	佟客·····	二六四
向杲·····	一九六	王子安·····	二六六

折狱·····	二六八	晚霞·····	三三一
乔女·····	二七三	王者·····	三三五
神女·····	二七六	竹青·····	三三八
长亭·····	二八二	张氏妇·····	三四一
席方平·····	二八七	香玉·····	三四三
贾奉雉·····	二九三	王十·····	三四八
胭脂·····	二九六	石清虚·····	三五二
瑞云·····	三〇七	王桂庵·····	三五四
仇大娘·····	三二〇	粉蝶·····	三五八
葛巾·····	三二七	锦瑟·····	三六一
黄英·····	三三三	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	三六七
书痴·····	三七七		

瞳人語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一〕不持儀節〔二〕，每陌上〔三〕見游女，輒輕薄尾綴〔四〕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茱綉幃〔五〕，青衣〔六〕數輩，款段以从〔七〕。內一婢乘小駟〔八〕，容光絕美。稍稍近覘之，見車幔洞开〔九〕，內坐二八女郎，紅妝艳丽，尤生平所未睹。目眩神奪，瞻恋弗舍，或先或后，从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为我垂帘下。何处風狂几郎，頻來窺瞻！』婢乃下帘，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一〇〕七郎子新妇归宁〔一一〕，非同田舍娘子〔一二〕，放教秀才胡覩〔一三〕！』言已，掬轍土颺生。生眯目不可开。才一拭視，而車馬已渺。惊疑而返。觉目終不快，倩人启驗〔一四〕撥視，則睛上生小翳〔一五〕，經宿益劇〔一六〕，泪簌簌〔一七〕不得止；翳漸大，数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一八〕。百药无效，懊悶欲絕。頗思自懺悔。聞光明經〔一九〕能解厄，持一卷浼〔二〇〕人教誦。初犹煩躁，久漸自安，且晚无事，惟趺坐〔二一〕捻珠。持之一年，万緣俱淨〔二二〕。忽聞左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叵耐杀人〔二三〕！』右目中应云：『可同小遨游，出此悶气。』漸觉两鼻中，蠕蠕〔二四〕作痒，似有物出，离孔而去。久之乃返，复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时〔二五〕不窺园亭，珍珠兰遽枯瘠死。』生素〔二六〕喜香兰，园中多种植，日常自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其言，遽問妻：『兰花何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二七〕，因告之故。妻趋驗之，花果槁矣。大異之。靜匿房中以俟之，見有小人自生鼻内出，大不及豆，营营然〔二八〕竟出門去，漸远，遂迷所在。俄〔二九〕連臂〔三〇〕归，飞上面，如蜂蚁之投穴者。如此二三

日。又聞左言曰：「隧道迂^(三)，还往甚非所便，不如自启門。」右应云：「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辟，得与而俱^(三)。」遂觉左眶内隱似抓裂。有頃开視，豁^(三)見几物。喜告妻。妻审^(三)之，則脂膜破小窍，黑睛熒熒，才如劈椒^(三)。越一宿，幃^(三)尽消；細視，竟重瞳^(三)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眶矣。生虽一目眇，而較之双目者，殊更了了^(三)。由是益自檢束，乡中称盛德^(三)焉。

异史氏^(四)曰：「乡有士人，偕二友于途，遙見少妇控驴^(四)出其前。戏而吟曰：「有美人兮^(四)！」顾二友曰：「驅之^(四)！」相与笑騁。俄追及，乃其子妇。心赧^(四)气丧，默不复語。友伪为不知也者，訐罵^(四)殊褻。士人忸怩^(四)，吃吃^(四)而言曰：「此长男妇也。」各隱笑^(四)而罢。輕薄者往往自悔，良^(四)可笑也。至于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惨报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岂菩薩現身耶？然小郎君生辟門戶，鬼神虽恶，亦何尝不許人自新哉！」

注 釋

(一) 佻脱：輕佻，輕薄。后文《冤獄篇》「佻达」，义同。

(二) 不持仪节：不守規矩，不讲礼节。

(三) 陌^(三)上：田边从东到西的道路叫

做「陌」。这里「陌上」，指郊外、田野里。

(四) 尾綴：跟随着。后文《青凤篇》「尾而听之」，賈几篇「阴綴系之」，「尾」，「綴系」，义同。

(五) 朱弗：(一) 綉幃：车上紅色綉花的帷幕。

(二) 青衣：婢女。古代以青衣(黑衣)为「卑賤者」的服装，婢女被认为是「卑賤的人」，都穿青衣，所以「青衣」就成为婢女的代詞。后文《桃篇》「青衣人」，指差役，参看后文《伍秋月篇》注八「皂」条。

(三) 款段以从：款段，以从，骑着馬慢慢地跟着走。《四马》注：「四马拉一輛車子叫做「駟」，三匹马拉一輛車子叫做「駟」。形容馬行迟緩的样子。」「款段以从」，骑着馬慢慢地跟着走。

(四) 駟和后文《娜篇》「攬轡停駟」的「駟」，都只泛指馬匹。

(五) 車幔洞开：「幔」，指帷幕、帘子之类的东西。「洞开」，大开，敞开。

〔一〇〕芙蓉城：神話中神仙住的地方。據傳說：宋代石曼卿和丁度死后，都曾为芙蓉城主；又王迥也有夢見和女仙同游芙蓉城的故事。〔一一〕归宁：妇女回娘家的代詞。語出詩經：「归宁父母。」宁，問安的意思。〔一二〕田舍娘子：乡下女人。參看后文蓮香篇注

二七田舍郎]条。〔一三〕放教秀才胡覲：「放教」，任由、听便的意思。「秀才」，見后画壁篇注一「孝廉」条。「胡覲」，乱偷看。

〔一四〕臉（liǎn）：眼皮。〔一五〕翳：眼睛上长的障碍視綫的薄膜。〔一六〕經宿益劇：「經宿」，过了一夜。「益劇」，更厉害。〔一七〕

鉄（ē）鉄：形容紛紛往下掉的样子。〔一八〕旋螺：这里指螺旋形的厚髻。〔一九〕光明經：佛經名，有十九品（篇）。〔二〇〕逸（yì）：請托。〔二一〕趺坐：就是盤腿打坐，左右脚背相向交叉着放在左右大腿上，是佛家打坐的一种方式。原称「結趺坐」。〔二二〕万

緣俱淨：佛家說法，一切事物皆由緣而生。「万緣俱淨」，意思是什麼念头都沒有了。〔二三〕回（huí）耐杀人：「回」，不可。「回耐」，不可耐，难以忍受。「杀」，同「煞」，形容达到了極頂。「回耐杀人」，十分难以忍耐的意思。〔二四〕蠅（léng）蠅：形容軟体昆虫慢慢爬

动的样子。〔二五〕許时：許多时候。后文画壁篇「腹内小郎已許大」，嬰宁篇「甥长成如許」，「許」，「如許」，是如此、这般的意思。青

凤篇「少年可二十許」，弄小倩篇「徑非叶許」，「不知杀人几何許」，「許」都是表示估計、約数的意思。「許」，也用以表示处所，罗刹

海市篇「几知家在何許」，「何許」，就是何處。〔二六〕素：一向，从来。〔二七〕詰其所自知：「詰」，詢問。「所自知」，从什么地方知道的，怎么会知道的。〔二八〕营营然：本是形容来往忙碌的样子，如后文賈儿篇「終日营营」，这里却是形容盘旋前进。〔二九〕俄而：不

久，一会儿功夫。下文「有頃」和其他篇里的「少間」，「少时」，「少选」，「須臾」，「既」，「未几」，「頃」，「少頃」，「頃之」，「俄而」，「旋」，又均同。〔三〇〕連臂：臂膀撐着臂膀。〔三一〕迂：曲折紆迴。〔三二〕得与而俱：「得」，办成了。「而」，你。「俱」，一同，一道。

「得与而俱」，办成了同你一道出去。后文叶生篇「夙夜与俱」，指日夜同处；賈儿篇「亦招与俱」，也教他在一起（指同榻而眠）。例子

很多，不备注。〔三三〕豁：通达，敞開。如后文菱角篇「豁然启扉」，「豁然」，就是敞开的样子。引伸作种种解釋：这里指眼睛忽然明

亮。后文蓮香篇「豁然曰」，「豁然」，指对事物忽然明白。連城篇「豁然頓苏」，「豁然」，形容忽然清醒的样子。〔三四〕审：这里作察

看解釋。〔三五〕才如劈椒：才像半粒花椒那样大。〔三六〕幃：本指屏風，帷幕一类的东西，这里借指眼上的翳。后文紅玉篇「女依

母自幃」，「幃」，却作動詞用，遮蔽的意思，同「障」。〔三七〕重瞳：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三八〕了了：清楚，明白。〔三九〕盛德：

好的品行表現。后文冤獄篇里的「盛德」，却指的恩惠、行好事。〔四〇〕异史氏：本书作者蒲松齡的自称。汉代同馬迁做过太史令，

因而在他所著史記的「論贊」中，自稱「太史公」。本書作者在正文后發表意見，也屬於論贊体裁，但認為所作的并非正史，所以自稱「異史氏」。也還可以解釋為：「異史氏」是由于作者認為自己是怪異故事的紀錄者。〔四一〕控駟：指駭駟。〔四二〕有美人兮：詩經中的句子，所以上文說「吟曰」。〔四三〕驅之：追趕她。〔四四〕心赧(nǎn)：內心慚愧。〔四五〕評騭(píng)：議論，評論。〔四六〕忸怩：形容說不出的難為情的樣子。〔四七〕吃吃：形容說話結結巴巴的樣子。〔四八〕隱笑、暗笑。〔四九〕良：很，甚。

画 壁

江西孟龙潭，与宋孝廉(一)客都中。偶涉(二)一兰若(三)，殿宇禪舍，俱不甚弘敞(四)。惟一老僧挂搭(五)其中。见客入，肃(六)衣出迓，导与随喜(七)。殿中塑志公(八)像，两壁图繪精妙，人物如生。东壁画散花天女(九)，内一垂髻者(一〇)，拈花微笑，櫻唇欲动，眼波将流。朱注目久，不觉神搖意夺，恍然(一一)凝想。身忽飄飄，如駕云雾，已到壁上。见殿閣重重，非复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众，朱亦杂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牵其裾(一二)。回顾，則垂髻儿，飄然(一三)竟去。履(一四)即从之。过曲栏，入一小舍，朱女(一五)不敢前(一六)。女回首，举手中花，遙遙作招状，乃趋之。舍内寂无人。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既而閉戶去，囑勿咳，夜乃复至。如此二日。女伴觉之，共搜得生，戏謂女曰：『腹内小郎已許大，尙发蓬蓬学处子(一七)耶？』共捧簪珥(一八)，促令上鬢(一九)。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欢。』群笑而去。生視女，髻云高簇，鬢凤(二〇)低垂，比垂髻时尤艳絕也。四顾无人，漸入猥褻，兰麝熏心，乐方未艾(二一)。忽聞吉莫靴(二二)鏗鏗(二三)甚厉，縲鎖鏘然(二四)，旋有紛囂騰辨之声。女惊起，与生窃窺，則见一金甲使者(二五)，黑面如漆，縮鎖掣槌，众女环绕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貽伊戚(二六)。』又同声言：『无。』使者反身鶚顾(二七)，似将搜匿。女大惧，面如死灰(二八)，張皇(二九)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启壁上小扉，猝(三〇)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三一)。俄聞靴声至

房內，復出。未几，煩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踟躇^(三)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听以待女歸，竟不復忆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龙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僧笑曰：『往听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远。』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四)！何久游不歸？』旋見壁間画有朱像，傾耳佇立，若有听察。僧又呼曰：『游侶久待矣！』遂飄忽^(五)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軟。孟大駭，从容^(六)問之。盖方伏榻下，聞扣声如雷，故出房窺听也。共視拈花人，螺髻^(七)翹然，不复垂髻矣。朱惊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貧道^(八)何能解！』朱气結而不揚，孟心駭而无主。即起，历阶^(九)而出。

异史氏曰：『幻由人生』，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薩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老僧婆心^(一〇)切，惜不聞其言下大悟，披发入山^(一一)也。』

注 釋

(一) 孝廉：这里指举人。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读书人经过县考和府考，录取后，再参加院考，考中的称秀才。秀才经过三年一次的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举人经过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录取后，再参加复试、殿试，考中的称进士。秀才、举人、进士，有很多别称。由于汉代取士有『郡国荐举孝廉』这一科目，所以明、清用『孝廉』二字作为对举人的别称。(二) 涉：经历，进入。(三) 兰若^(二)：庙。梵语印度古语^(三)的音译，原意是安静的地方。(四) 弘敞：宽敞。后文青凤篇『弘敞』，义同。(五) 挂搭：和尚寄住在别的庙里的代词。寄住是临时性质，照例把随身的衣鉢袋，挂搭在僧堂的钩上，以便随时离去。『挂搭』，有时也写作『挂搭』、『挂单』。(六) 肃：恭敬的意思。这里的『肃衣』，指衣服穿得恭敬整齐。后文婴宁篇『肃客』，指用恭敬的态度招待来宾；辛十四娘篇

「肅身」，指身体作行礼的恭敬姿势。〔七〕**隨喜**：佛家以見人做善事（如布施等）而生欢喜心为「隨喜」，后来把到庙里参观游覽也叫做「隨喜」。〔八〕**志公**：对宝志的尊称。宝志是南北朝宋、齐时的和尚，信徒很多。在封建迷信的社会里，有关于他的种种神异傳說。〔九〕**散花天女**：佛家的神名。佛家神話：諸佛菩薩讲道时，散花天女把花散在他们身上，考驗道心，道心不坚定的，花就留在身上，落不下去。〔一〇〕**垂髻**（*saō*）者：古时儿童的头发是披垂的，叫做「垂髻」；到了少年时代，才把头发梳扎起来，谓之「束发」。因之以「垂髻」为幼年的代詞。这里「垂髻者」却指的是沒有結婚的少女。〔一一〕**恍然**：一般是觉醒的意思，如后文蓮昏篇「忽恍然悟已之借軀以生」。这里却作神魂顛倒、迷迷糊糊解釋。后文王子安篇「神情愉快」，「愉快」，和这里的解釋相同。〔一二〕**裾**（*ju*）：衣襟。〔一三〕**颯**（*sa*）然：形容笑的样子。〔一四〕**履**：是遭遇的意思，葛巾篇「暂时一履尘世」，「履」是降臨、到的意思。〔一五〕**次**（*ci*）且（*ci*）：要上前不敢上前，进退退的样子。也写作「趑趄」。〔一六〕**忝前**：这里作上前、向前解釋。〔一七〕**处子**：沒有結婚的女子，和「处女」义同。〔一八〕**耳上的珠玉飾物**。〔一九〕**上鬢**：封建社会习俗：未婚的少女，头发是披垂的（上文「发蓬蓬」，就指的这种发式）；已結婚的妇女，头发是梳上去結成髻的。当少女将要結婚时，要举行一种仪式，把披垂的头发梳上去，这种仪式称做「上鬢」，也称「上头」。〔二〇〕**鬟**：古时妇女把头发繞成环状，总結为髻，叫做「鬟」。鬟，形容髮形如凤。〔二一〕**未艾**：沒完沒了。〔二二〕**吉莫靴**：皮靴。〔二三〕**鏗**（*kaō*）鏗：金屬物响声的形容詞。这里是形容皮靴声。〔二四〕**鏗**（*kaō*）然：鏗，搦罪犯的鏈条。「鏗然」，这里是形容鎖鏈响声。「然」，是助詞。〔二五〕**金甲使者**：这里指的是身穿黄金衣甲，負有一定使命的神。〔二六〕**勿貽伊戚**：不要找麻煩，不要后悔的意思。〔二七〕**鸚鵡**：「鸚」，一种深目的猛禽。「鸚鵡」，形容眼睛看人深入而有威力，令人可怕的样子。〔二八〕**死灰**：火已息灭的冷灰。这里是用「死灰」来形容脸色败坏，沒有血色。〔二九〕**張皇**：形容惊慌失措的样子。〔三〇〕**猝**：突然，猛然。〔三一〕**少息**：稍为出一口气。〔三二〕**踟**（*chi*）踟（*chi*）：形容害怕不安的样子。〔三三〕**檀越**：施主。梵語「陀那鉢底」的意譯。〔三四〕**飄忽**：形容像風吹一样地輕捷。〔三五〕**从**（*cong*）容：不慌不忙，慢慢地。〔三六〕**螺髻**：螺旋形的发髻。〔三七〕**貧道**：古时和尚的自称。〔三八〕**历阶**：一层一层地走下台阶。〔三九〕**婆心**：仁慈、仁爱的心情。〔四〇〕**披发入山**：打散了头发，逃入深山，永远不和人見面。原是消极避世的表现，这里是修煉学道的意思。

偷桃

童时赴郡试^(一)，值春节^(二)。旧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楼鼓吹^(三)，赴藩司^(四)，名曰「演春」。余从友人戏囑。是日游人如堵^(五)。堂上四官皆赤衣，东西相向坐。——时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闻人语啧啧^(六)，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发童，荷担而上，似有所白；万声汹汹，亦不闻为何语，但视堂上作笑声。即有青衣人大声命作剧。其人应命方兴^(七)，间作何剧。堂上相顾数语，吏下宣间所长。答言：「能颠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顷复下，命取桃子。木人声诺。解衣复筒上，故作怨状，曰：「官长殊不了了！坚冰未解，安所^(八)得桃？不取，又恐为南面者^(九)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诺之，又焉辞？」木人惆悵^(一〇)良久，乃云：「我筹之烂熟：春初雪积，人间何处可觅？惟王母^(一一)园中，四时常不凋谢，或有之。必窃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阶^(一二)而升乎？」曰：「有术在。」乃启筒，出绳一团，约数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绳即悬立空际，若有物以挂之。未几，愈擲愈高，渺入云中，手中绳亦尽。乃呼子曰：「儿来！余老惫，体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绳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绳有难色，怨曰：「阿翁亦大惯惯^(一三)！如此一縷之绳，欲我附之以登万仞^(一四)之高天，倘中道断绝，骸骨何存矣！」父又强嗚拍^(一五)之，曰：「我已失口，悔无及。烦儿一行。儿勿苦，倘窃得来，必有百金赏，当为儿娶一美妇。」子乃持索，盘旋而上；手移足随，如蛛趁丝，渐入云霄，不可复见。久之，墜一桃，如碗大。木人喜，持献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

其真偽。忽而繩落地上。术人惊曰：『殆矣！』上有入断吾绳，儿将焉托！『移时，一物堕，视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为监者所觉。吾儿休矣！』又移时，一足落，无何，肢体纷堕，无复存者。术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阖之。曰：『老夫止此儿，日从我南北游。今承严命，不意罹此奇惨！当负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为桃故，杀吾子矣！如怜小人而助之葬，当结草以图报耳。』坐官駭詫，各有赐金。术人受而纒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儿，不出谢赏，将何待？』忽一蓬头僮，首抵笥盖而出，望北稽首，则其子也。以其术奇，故至今犹记之。后闻白莲教能为此术，意此其苗裔耶？

注 釋

(一)郡試：就是府考。参看前文画壁篇注「孝廉」条。(二)春节：这里指立春日。(三)鼓吹：各种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的合奏。(四)藩司：官名，就是布政使。明初本是各省的行政长官，后来成为巡撫下面专管民政和财政的官员，也叫藩台、方伯。这里指藩司的官署。(五)如堵：像墙一样地紧紧围著，形容四面人多，密不通风。(六)嚙嚙：形容杂乱的人声。(七)兴：发动，准备。(八)安所：从哪里。(九)南面者：我国过去帝王和官员的坐位，都是坐北朝南的，所以称为「南面者」。(十)惘：怅恨(chang)。形容不得意，心情不舒暢的样子。(十一)王母：就是「西王母」，神话中的仙人，说她园中有仙桃，三千年一结果。(十二)阶：这里作动词用，攀援，一层一层地爬的意思。(十三)愠愠：糊里糊涂的样子。(十四)万仞：古时以八尺为「仞」，「万仞」，形容极高极高。(十五)嗚拍：对幼儿的呵哄。「嗚」，指口中低唱。(十六)殆矣：糟糕了，危险了。后文长亭篇「殆矣」，是辛苦、劳累的意思。叶生篇「是殆有命」，「殆」，却作大概、大约解释。(十七)休矣：完蛋了。后文王成篇「休矣」，是算了罢的意思。(十八)闔：关闭，盖起来。(十九)瘞(yi)：埋葬。(二十)结草：死后报恩的意思。古代神话：春秋时，晋将魏颗打败秦军，捉获秦国的力士杜回。当作战时，魏颗打不赢杜回，因为有一个老人用草把杜回絆跌，这才得胜。夜里，魏颗梦见那个老人来说，他的女儿嫁给魏父为妾，魏父

病時，囑咐死後將妾改嫁，病重時又囑咐將妾殉葬，後來魏還是將她嫁了，救了他女兒的命，因此他雖已死，魂靈還前來報恩。見左傳。

〔三〕稽首：古人俯首至地的一種最敬禮，這裡指磕頭。

〔三〕白蓮教：下層群眾的一種秘密會社，十三、四世紀間便產生了。當時通過對宗教的信仰，團結組織，進行反抗元朝統治者壓迫的鬥爭。清時發展為「反滿復明」的民間組織，在好幾省起義，持續了十七年，後來被清朝統治者以慘酷屠殺的手段鎮壓下去。

〔三〕苗裔：一脉相傳，後代。包括血統和師承。這裡指徒弟徒孫。後文青鳳篇「我塗山氏之苗裔也」，「苗裔」，指後代。有時只用一個「裔」字，又同。

劳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_(一)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_(二)往游。登一顶，有观_(三)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团上，素发垂頰_(四)，而神观_(五)爽迈。叩而问，理甚玄_(六)妙。请师之_(七)。道士曰：「恐娇情不能作苦_(八)。」答言：「能之！」其门人甚众，薄暮_(九)毕集，王俱与稽首。遂留观中。凌晨_(一〇)，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随众采樵。王谨受教。过月余，手足重茧_(一一)，不堪其苦，阴_(一二)有归志。一夕归，见二人与师共酌。日已暮，尚无灯烛。师乃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_(一三)室，光鉴毫芒_(一四)。诸门人环听奔走_(一五)。一客曰：「良宵胜乐，不可不同。」乃于案上取壶酒，分贐_(一六)诸徒，且嘱尽醉。王自思：七八人，壶酒何能遍给？遂各覓盎_(一七)盂，竟饮先酬_(一八)，惟恐樽尽。而往复挹注_(一九)，竟不少减。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_(二〇)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_(二一)，至地，遂与人等_(二二)。纤腰秀项，翩翩_(二三)作「霓裳舞」_(二四)。已而_(二五)歌曰：「仙仙乎！而还乎！而幽_(二六)我于广寒_(二七)乎！」其声清越，烈_(二八)如箫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间，已复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乐，然不胜酒力矣。其饒我于月宫可乎？」三人移席，渐入月中。众视三人坐月中饮，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移时，月渐暗。门人然_(二九)烛来，则道士独坐，而客杳矣。几上看核尚存_(三〇)；壁上月，纸圆如镜而已。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寝，勿悞樵苏_(三一)。」众诺而退。王窃忻慕，归